



古乐新声流佳韵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张意薇

若观察甲骨文的“乐”字，似丝弦附于木架之上，形如琴瑟之类的弦乐器。如若琴瑟随风起，岂无笛箫钟鼓鸣？八九千年前的贾湖骨笛破土而出，鹤鸣九皋，声闻云间，吹响了远古时代的华夏之音；之后，沉睡了两千四百余年的曾侯乙墓被发现，古代雅乐的恢弘肃穆，得以穿越亘古时空，全面地展露于世人面前。从巫蛊盛行、乐舞娱神的蛮荒时代，到周公制礼作乐，建立中国历史上首个宫廷雅乐体系，漫溯古乐的丰富历史，离不开天人合一、感时而作的文化加持，更少不了古乐在发展中代有传承、代有变化的新声流变。

法天象地归为礼

上古之音往往在人怀想和猜测的空间中回荡。史前时代，先民渔猎为生，用何种器物可震慑野兽、提振士气？很难不联想到“鼓舞”一词。鼓是历史最为悠久的古乐之一。神话传说中，黄帝以鼉皮制鼓，利用鼓声来驱杀猛兽。鼉鼓威严，壮人气魄，部众听到鼓声的号召，同心并力围歼猎物。鼓声大作，其声隆隆，似天上雷电轰鸣，它又被赋予了上通神明的中介功能，成为沟通天人的重要器物。史前文化中，古代的乐，并着歌与舞，或为娱神、或为祝祷、或为祈愿，与部族的生产生活相伴而生。

青铜时代经过了夏商周三代更迭，直到铁器兴起才逐渐没落。其间，夏商以青铜的编钟和编磬作为主奏乐器。到了周代，礼乐并称。周礼但凡涉及祭祀和宴飨，都需要音乐，编钟和编磬成为宫廷雅乐的重头戏。

曾侯乙墓出土阵容庞大的编钟、编磬以及其他青铜乐器，是曾国承袭周王朝正统礼乐制度的见证。其中编钟有钮钟、甬钟、镈钟等，每磬一音。在古墓的礼乐列阵中，钟、鼓、磬三者秩序井然，钟为天、鼓为地、磬为水。后来道家的叩齿养生功，称左叩齿为打天钟、右叩齿为捶天磬、中叩齿为鸣天鼓。青铜礼器和乐器的兴盛，一度是国家固若金汤、富饶繁荣的象征。

《后汉书·马援传》记载了铜鼓的故事。伏波将军马援一生铁马金戈，南征交趾时，得骆越铜鼓，将其熔铸成骏马献给皇帝。由此，唐宋以后，两广地区若出土铜鼓，便被附会为马援的遗物，称“伏波鼓”。后人会在寺庙供奉铜鼓，以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。顺便一提的是，寺庙中的风雷鼓，由敲击的轻重缓急不同，可以模拟风、雨、雷、电之声，配合早课的引磬、云板，又与钟声相呼应，演绎的是晨钟暮鼓的警觉醒悟。海南的文昌、万宁等地，现在仍有铜鼓地名。若鼉鼓是初始的正统之音，那后世的铜鼓则更增豪迈，集乐器、神器、重器为一身，饱含着丰饶富庶的祈愿。

到了清代，有以云锣代钟、以方响代磬的时尚之变。戏曲表演中，以牛皮为鼓面的堂鼓为伴奏之器，成为雄浑有力的力量担当。常根据剧情需要，在武打场面时使用。如《十面埋伏》《秦王破阵乐》等描写战争的乐曲中，鼓声是不可缺少的气氛助攻。

大音希声近乎道

弦乐是八音中公认的最具表现力的乐器种类。弦乐中的翘首，非琴莫属。公元前六百多年，卫人在楚丘建城，特意种植桐树与梓树作为琴、瑟之类弦乐的材料。关于琴的源起，有伏羲制五弦古琴的传说。又传，周文王为了凭吊抱屈而亡的长子伯邑考，加一弦，为文弦；武王伐纣，再加一弦，为武弦，这样便有了文武七弦琴。琴、瑟在周代都是重要的礼乐之器。至今考古发现的最早古琴，为曾侯乙墓的十弦琴。和曾侯乙墓出土古琴年代相近、形制相似的有荆门郭店村七弦琴等。

琴的造型、命名具有天人合一的象征意义。一年十三个月（包含闰月）、三百六十六天，那么，琴设十三徽位、琴长三尺六寸六分。琴身“岳山”与“轸池”山泽相应、底部音槽“龙池”和“凤沼”龙凤相对。琴面圆底平，象征平和谦虚。可以说，一张琴包蕴了天地之道与万物之合。在中国古代文人必修的四艺琴棋书画之中，琴备受推崇。这和古琴位居礼乐之首，具有“正人心”的教化作用有关。

在对古代诗歌的整理上，据司马迁说：“三百五篇，孔子皆弦歌之。”崇尚周礼的孔子，以符合礼乐的标准来选诗用诗，以琴、瑟来为咏诗伴奏。著名的琴曲，如明德惟馨之《猗兰操》、圣贤懿德之《文王操》，都和后人对孔子的追慕和赞颂相关。

琴声中鲜有刀光剑影的攻伐杀戮，亦少闻鼓角铮鸣的亢奋激越，音量也不如同为弦乐的筝、阮、琵琶等大。甚至可以说，在一众古乐中，它偏向于节奏缓慢、也少于变化。然而正是这种纯正古雅的特质，让它备受儒、释、道等多家推崇。儒家见琴欢喜：大弦为君，宽厚温和；小弦为臣，清廉不乱。道家推崇“大音希声”的自然天籁。琴曲中有乱世里“平沙落雁”的远志逸怀，有斗争中“广陵止息”的勇敢不畏，有“渔樵问答”那远离尘嚣的山林之趣。其极致者，徽弦不具，便是陶渊明那“但识琴中趣，何劳弦上声”的琴心吧！

至宋元时期，琴乐是文人士大夫生活中的重要内容，不仅沿袭着风雅的传统，而且重视意境的追求。如传世珍品“东坡居士琴”，又名“松石间意琴”，是苏轼59岁被贬谪时所制，苏轼是陶渊明的忠实拥趸，他的琴意展出“散我不平气，洗我不和心”的冲淡平和。烟波江上，月光流泻在晶莹剔透的琴徽上。居丧期满的苏轼暗暗欣赏父亲抚琴，亦不忍惊扰。那琴挑松烟，若林间清风与岩上飞瀑，悦耳动听。苏轼不禁感慨：“古器残缺世已忘”“千家寥落独琴在”。不如请父亲再奏一曲《文王操》吧！初入仕途的苏轼还在急流中激评世情，尚未经历仕宦生涯的一落再落。那质朴无华的古琴，传承流转，如有不朽的仙身，将和他一起阅尽人世间的兴废盛衰，同归于清冷恬淡、气定神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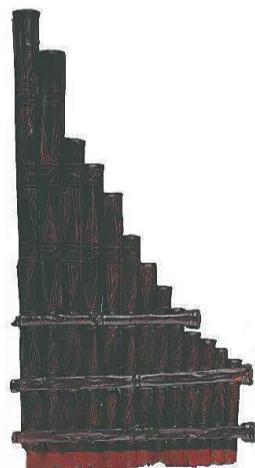
俗乐新声流于情

“桃花影落飞神剑，碧海潮生按玉箫”，金庸《射雕英雄传》中最炫酷的乐器之一，大概就是东邪黄药师那支玉箫了，一套《碧海潮生曲》极尽变幻之能事，清亮明快、变化万端，如一叶扁舟置身于浩渺凶险的大海，风起潮涌，柔媚婉转又奇绝诡魅，总之，和中庸平和的气质基本不沾边儿。而在情节冲突中与之交锋缠斗的，是西毒欧阳锋的西域铁筝。铁筝声调激越凄厉，如猿啼鬼哭。两种乐器在性情敦厚又不通音律的郭靖耳中，颇显怪异。若如欧阳克般定力不足，那心旌摇摇之际，怕要走火入魔了。影视剧的改编版本多了，就有人发问：不是“横吹笛子竖吹箫”吗？不是“笛清箫和”吗？怎么荧屏上黄药师像是用笛子吹的《碧海潮生曲》呢？

其实，箫笛同源，从先秦到汉唐，大略是笛箫不分。箫、笛、笙、竽……都是竹管类吹奏乐器。由于材质易朽，存世不多，其共同始祖或为远古时期的骨哨。竖吹的洞箫在隋唐时逐渐成形，或是取制于贾湖遗址出土的竖吹“骨笛”。从选材上看，紫竹、白玉、黄铜都可以制作洞箫。苏轼《赤壁赋》里的箫，“其声呜呜然，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诉”……箫不似笛子调门那么高，往往典雅沉缓，便成了一种越用力越吹不响的乐器，自带一种沉郁萧瑟的文人气质。不过宋明以后，文人赏箫尤易和风月艳情相关，或者与箫所能承载的缥缈之思相关。

笛子发音脆亮，古人认为，如果笛音能飘到曲终笛裂，那才是吹笛的最高境界。虽然调门高亢，可笛子表达的未必尽是欢快或激烈的感怀，反倒是长于抒发离愁别绪，寄托隐逸之志。

古乐之美，入世向俗，当不失律法之谨严；出世问玄，可享精神之超脱、情感之慰藉。金、石、土、革、丝、木、匏、竹，八音共发，缔造了华夏的音乐时空；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，五音协和，成就了礼乐中国的国风气象。



曾侯乙排箫



元 赵孟頫《松荫会琴图》

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。